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6.013

论《光年》的无聊生活书写特征

孙霄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当代美国作家詹姆斯·索特的小说《光年》再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作品聚焦无聊问题,刻画了娱乐、消费的无聊生活状况,揭示了人们精神无聊空虚的深层根源。后现代美国社会的无聊生活具有疏离、重复、碎片化的特征,人们企图通过发现新奇或越界行为消弭无聊,却仍无法与世界建立真实的联系,无法寻找到人生和自我的意义。小说对无聊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美国后现代时期丰裕年代的透视以及对人类主体存在意义的反思,具有存在主义的后现代特点。

关键词:詹姆斯·索特;《光年》;无聊;后现代社会;存在意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6-0069-05

詹姆斯·索特(James Salter, 1925—2015)是当代美国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光年》(*Light Years*, 1975)被哈罗德·布鲁姆收入《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纳德·罗雷姆评论说:“没有一位作家能用如此冰冷的逻辑和炽热的纵欲来描绘岁月无情的流逝。”^①该小说以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故事叙述的时代背景,以男女主人公维瑞和芮德娜的婚姻生活作为叙述的主要线索,描写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被称为“一部碎片化的婚姻生活编年史”^②,无聊生活的描绘贯穿作品始终。男女主人公的生活就像沉船一样千疮百孔,慢慢腐朽。其中所传达的无聊主题既是对客观世界生命存在背景的审视,又是对主体世界中主体感知和主体意识的描绘。具体而言,小说所表达的无聊主题其实就是后现代语境下人们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隐喻主体世界的破碎与重构以及突破无聊的希冀。索特从客观世界形态的描摹入手,试图通过一个个身处美国后现代社会的鲜活中产阶级生命个体展示其生存群像,并将其置身娱乐、消费和生活秩序的

混乱情形中,进而表达其无聊特征。本文拟就作品人物消磨时光、情感梳理和意义追寻展开论述。

一 消磨时光的无聊:娱乐、消费、生活秩序的混乱化

拉斯·史文德森说:“考察无聊能够揭示出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些重要的层面。我们不应该——事实上也无法逃避思考对于存在问题的态度。或许促进人反思自身存在意义的原因良多,但作为人的基本生存体验,有一个特殊的认识就是,人不可避免地会质疑人自身的存在意义。”^③对于作为现实生活主体的人而言,不同程度的无聊是一种基本存在体验。正如小说《光年》所说:“人无法承受的惊恐就是一个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一片空虚无聊。”“人生除了从表面上的快乐一下子变成无聊和恐惧之外,还有更多可能性吗?”无聊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凸显出来的典型现象,在后现代美国社会表面丰裕年代的背后,无聊现象尤为明显。无聊带给人的往往是无言的痛苦,常常需要一个人做出某种抉择。

收稿日期:2021-06-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WW016)

作者简介:孙霄(1976—),女,陕西三原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①Salter James. *Light Years*. New York: Vintage, 2011, p. i. (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②孔亚雷:《一种创造自我的英雄主义》,《文艺报》2018年6月29日。

③Svendsen, Lars.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8, p.11.

“叔本华认为人只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摆不定。’如果无聊被打破,痛苦将降临。人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生存去努力,一旦生存得到了保障,人们就会无所作为陷入无聊。”因此,无聊是物质富裕阶层人们的特权。当普通大众还在为生活的必需品而奔波时,对于富裕阶级来说,生活主要就变成了如何消磨手头上多余时间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进入了所谓的丰裕时代,但无聊的生活状况随之显现。小说《光年》里的中产阶级在城市郊区置办维多利亚式的住宅,整日呼朋唤友聚会宴请,在商场购物消费,定制高档的服装,生活被娱乐和消费充塞得满满当当。索特透过主人公家庭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段,透视了美国后现代社会里,中产阶级无所依附的精神世界的空虚与无聊状态。人们被后现代社会中的娱乐化和消费文化所奴役、吞噬。一边是对午夜电影的吐槽和嘲笑,一边是生活日夜颠倒的重复,生活方式完全处于娱乐、消费和混乱化状态。正如罗洛·梅所说:“焦虑、迷惘和空虚是属于现代人的慢性心理疾病,它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人缺乏精神核心,以至于价值观混乱且矛盾。”^①在外在秩序混乱与内心焦虑空虚的双重作用下,人们迷失了自我,缺少与世界的联系以及意义的追寻,因此百无聊赖。

小说中嘈杂喧闹无意义的娱乐聚会日复一日,人人都深陷其中,无聊烦腻。伴随着美国所谓丰裕时代的到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娱乐生活日益丰富起来。借助于消费文化的兴起,他们举办各种聚会,纵情声色,“她的生活神秘,但是你可以透过无数宴会的烟雾和闲聊看见她,有乡村晚宴,有俄罗斯茶室晚餐,有香依弗咖啡馆,有牛头怪餐厅”。人们沉浸在丰盛物质生活下的感官享受之中。然而,后现代社会中这种喧闹、嘈杂的聚会所带给人的,除了片刻的欢声笑语与感官刺激之外,更多的却是越来越空虚的内心与无所寄托的精神世界。所以,在欢闹聚会上,人们肆意发泄情绪。“他不见了一小会儿,再次出现时,头上扣着一顶歌星草帽,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忘情地扭

动着,用模仿的嘶哑语调,唱着歌曲《情人节》。他耸动肩膀,东倒西歪,磕磕绊绊,晚餐还没上桌,他已经踉踉跄跄地冲过厨房,一头栽倒在佣人房间的床上,昏昏睡去。”从“头顶明星草帽”到“忘情地扭动”,从“嘶哑的歌唱”到“昏昏睡去”,体现了人们在娱乐聚会中精神上的苦闷与空虚。正如梭罗所说:“社交往往廉价……有一股陈腐乳酪的气味。”^②表面上纸醉金迷,实际上空虚落寞的人们,生活呈现出无聊混乱的状况。“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未完成——没有回复的邮件,扔在地上的账单……她衣着光鲜地跨出了乱糟糟的玄关。”外表上看似打扮体面时髦的中产阶级急着去寻欢作乐,而她身后真正的自我生活却是混乱无序,揭示出她精神状态的无聊空虚。

小说中人们为了追求新奇体验,企图消弭无聊,通过追求与众不同的时尚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通过婚外恋、一夜情等方式打破婚姻生活的无聊,可是旋即却又陷入更深的无聊之中。男主人公妄想通过一夜情打破婚姻的倦怠,但和卡亚发生一夜情后却又陷入更深的精神困惑之中。芮德娜和她女友的丈夫、男朋友们经常私会,却鲜有情感沟通。阿诺德玩世不恭,结婚之后仍然流连往返于宴会上不同的女性之间。人们追求新奇体验,认为可以摆脱无聊,但片刻欢愉之后,新鲜成为陈旧,遂又陷入无聊。正如佩索阿所说:“新的往往很快就变成老生常谈,随之而来的是一成不变的无聊——人们发现,尽管表面看来事物与想法会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一切都惊人的一致。”

在美国后现代的生活中,无聊的人们要打发无聊就得考虑如何消磨时间。对小说中人物而言,时间并不意味走向未来的机会,而是需要打发的事物,或者如伽达默尔所说:“打发时间的时候,什么是真正被打发的?……时间空洞地持续着,持续得太久了,就成了令人苦恼的无聊。”^③感到无聊时,人会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就在此刻,人丧失了行动的能力,看不到任何新的生机。因此,小说中充满了消费、娱乐、聚会等各种各样打发时光的行为。人们“在岸边的街道流连忘返,商店

① May, Rollo.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p.141.

② Thoreau, Henry David. *Walden: 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 edited by Jeffrey S. Cra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7.

③ Svendsen, Lars.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8, p. 22.

的橱窗里映照出她们的影像。这儿有好多吸引芮德娜的店铺,她在这些店铺里买过餐桌桌布、香水,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还蜂拥去影院和剧场打发时光,要么是“那出戏她没看懂,表达什么她不知道……表演就如同长时间的发疯”;要么是“电影开始了……一点儿也不吸引人。阿诺德睡着了,维瑞沉默地坐着……感到无聊”。等到阿诺德醒来,电影已经散场,人们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已。小说中看剧看电影都不能引起人们精神的愉悦,感知存在的意义,只是一种排遣无聊打发时间的生活方式罢了。铺天盖地的娱乐消费活动在美国后现代社会所谓的丰裕年代前所未有地流行,正反映了有更多的人开始感到无聊。无聊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与文化现象,能安慰人们的唯一事物就是娱乐。让人感到嘲讽的是,娱乐却又成为人们最大的无聊,因为它阻止人反思自身,不知不觉地将人们带向空虚。但若是没有娱乐作为时光消磨剂,人们又该如何打发无聊的生活。叔本华曾提出人可以通过音乐等审美体验超越现实,实现自由意志的超越,短暂地脱离痛苦。然而流行音乐等浅层次的审美体验,很难实现人自由意志的超越。因此,大众娱乐和流行音乐本身都难以成为治疗无聊的灵丹妙药。

二 主体感知的无聊:疏离、重复、碎片化的存在

无聊的产生主要来自主体的感知。无聊源自自身对存在的意义以及和世界的关系产生了疑问。无聊的典型特点是人们在存在中感觉迷失了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晦暗不明,因而不确定自我在世界的定位,自我存在的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无聊在许多文学作品里都有体现。萨特在《恶心》里表达了无聊的烦腻,加缪在《局外人》中揭示了局外人的疏离感,贝克特在《等待戈多》里写了两个流浪汉的百无聊赖。因此在存在的意义上,无聊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现象突显出来。“基于克尔郭凯尔、叔本华、韦伯、齐美尔、本雅明、海德格尔等学者对于无聊与现代性的相关讨论,无聊意指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下主体对当下

时刻的不满与厌倦以及意义的缺位。”^①美国所谓的丰裕时代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但是这反而使人们陷入了无事可做的乏味之中。“无聊的病症并不是因无事可做而感到乏味,而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痼疾,即感到没有事情值得去做。”^②这主要是因为疏离成为一种情感模式,成为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集体情感。这也体现在小说《光年》中,这些无事可做的人们在无聊的生活状态中,其主体感知主要表现为疏离、重复和碎片化。

疏离感不仅表现在人与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在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小说中处处显示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在大街上有跪着挪动的流浪汉,他们衣服破烂不堪,沾着呕吐物,一边挣扎着,一边对路过的行人视而不见。街区里癌症患者莫妮卡一家的生活很神秘,像一片森林,远看似乎是个整体,靠近了才发现这一切都是破碎和疏离的,只有细碎的光与影。剧院里有丑陋矮胖、面色阴沉的银行家,还有穿金戴银,连牙齿也嵌金的衰老女人们。索特将富裕的城市人与患病普通人、残疾的流浪汉置于同一城市空间,但其实他们在精神上是绝对隔绝和疏离的。“视而不见”“破碎”“疏离”“阴沉”“衰老”又暗示人的生活状态,他们被后现代生活所困,没有任何主体性精神可言。人与自身也同样是疏离的。小说《光年》还深入到主人公的私人生活中,对其日常生活片段作了详细而又全面的描述,揭示出这一阶段美国中产阶级生存的社会氛围,看起来繁华热闹的日常生活,实际上透露出强烈的疏离感,映射出后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荒芜空虚。

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生活大都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无聊就在这种重复中产生了。这体现出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由于物质富足、自我迷失而导致的精神无所依附的迷茫、失落状态,因为“精神健康状况是由社会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社会既能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也可促使其畸形发展”^③。生命力的旺盛来源于对生活的创造,然而这个群体的生命活力正逐渐黯然逝去。他们生活的日程不再呈现出活力和创造

①王航,杨金才:《论〈苍白之王〉的无聊表征及其文化意蕴》,《外语教学》2021年第3期。

②Svendsen, Lars.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8, p.27.

③Fromm, Erich. *The Sane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59.

力,而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重复,每一天的生活日程都像复制粘贴一样具有可预见性。一旦人感觉到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时,就会产生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会使得“人认为自己无法有效地影响周围的世界”^①。经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和蔓延,人们任由日子一天天复制而无能为力。“他又要重复一种毫无希望的家庭生活,重复那些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事情,一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国度。”离异之后的维瑞面对新的婚姻生活只想逃离,一想到短暂的新奇之后,生活和婚姻中的一切又会再次陷入重复模式,维瑞感到无力和无聊。

《光年》用马赛克拼贴的碎片化描述方式,表达出每个人的生活都包含着碎片和琐细。作品描述了只关注生活碎片本身的女主人公,她“从各个房间收集生活的碎片,亮晶晶的水晶骰子,散落的鹿角珊瑚,琥珀链子,匣盒,雕刻,木圆球,旧杂志,杂志里的女人照片”,只把生活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细节上。当人们只关注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细时,无聊就降临了。因为人对琐细事物的关注时间持续增长,就会挤压存在的时间。也即是说,把庸常生活的时间安置得过于拥挤满当,会使时间消失在完全的无意义的透明当中,从而隐去了人的存在。小说《光年》说:“没有完整的人生,只有裂开的碎片。”反观维瑞和芮德娜重复而疏离的生活,这种庸常生活的时间性使世界得以展现,但同时也导致内在的无聊。在意义缺失的无状态下,个人陷入了空虚。“在无聊中,我们面对的是空空如也,存在的意义轰然倒塌,当生活失去了目标与意义,‘此在’就进入了无聊。无聊剥夺了人生活的意义。因为正是存在的意义才建构起人类的生活。在百无聊赖中,人失去了世界。”^②

三 超越无聊的希冀:存在、意义、价值的寻找

“探究无聊会发现其包含着批判的意味,原因就在于它其实表达了对存在状态的不满。如果

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中,无聊大行其道,那么就说明主体的存在出了严重的问题。要突破这一点,就需要超越无聊重建主体意义。”^③小说主人公厌倦了生活的无聊,期盼改变和突破。小说第五章开篇写芮德娜夫妇在秋天突兀地离婚了。究其原因是因为40多岁的芮德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需要改变方向。为了摆脱无聊,她的选择就是结束从前的生活,去异乡漂泊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亚当·贝格利说:“詹姆斯·索特显然钦佩徒劳努力的崇高品质,以及面对失败时的英雄主义。”^④然而女主人公独自在欧洲打工生活不到一年,就恶疾缠身,穷困潦倒,终因无钱医治而死。她曾满怀超越无聊的希冀去寻找自我,却注定成为一场失败。早就被优渥的生活豢养失去翅膀的鸟儿,即使离开了金丝笼也无法高飞。她的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实实在在的成就,年仅47岁就如秋叶一般飘零湮灭,葬礼冷冷清清。男主人公在意大利重新恋爱结婚,貌似这种突破以往生活的行为在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无聊好像暂时退避了。但是,很快他就感到了无聊烦腻,没有任何新生和愉悦的感觉。小说结尾描述他最终逃回故居,一切物是人非,他感到自己生活的种种经历是一场空,一切试图摆脱无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作者赋予小说“光年”的书名具有深邃的内涵。其一是表达岁月如水般流逝,无可挽回,和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追忆过往,写逝去时光重新浮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追忆似水年华》展现人物为回避异化的现实而追忆过去的岁月,在心理的蜗居中、在心理时空中获得生命的延续;而《光年》中虽然也表达岁月如无尽的光年,犹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但作者所写的则是当下的生活,小说开篇和结尾都用河流奔涌隐喻时光的流逝。其二是寓意在岁月中寻找光明和对希望的期盼。在庸常的无聊时光里,人们可以停下来反思自己的生活,尝试寻找存在的意义。小说的女主人公虽然死于疾病,寻而不得,毕竟她做出了对无聊生活的反思和突围。但是小说所写

①May, Rollo.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12.

②Svendsen, Lars.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8, p.126.

③Svendsen, Lars.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8, p.130.

④Vernon, Alex. *Soldiers Once and Still: Ernest Hemingway, James Salter, and Tim O'Brien*.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4, p.

的后现代生活是令人心碎的。人们试图在意义的缺失中寻找意义,在价值的缺失中寻找价值,在时间的缺失中寻找时间。他们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体验中试图重建和找回失落的意义、价值、时间,尽管在当下混乱的现实中会碰得头破血流,这一切努力也许都是徒劳的,但是人毕竟心怀改变的希冀。小说揭示出美国所谓丰裕年代的中产阶级对生活、人生、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反思,即如何摆脱物质生活丰裕,而精神生活空虚的现状。作者笔下无聊的生活状态,抑或是无聊地活着,抑或是试图冲破无聊改变现状的徒劳,乃至人物无聊地死去,都反映了后现代美国社会人的生活之痛,体现出人类对重新建立人生价值和生活的意义的期盼。

结语

无聊使人绝望,但也迫使其反思自己寻找存在的意义。帕斯卡尔说过:“无聊蕴含了对自我

的洞察,或者说是对自己的洞察的可能。人之所以感到无聊,是因为在外部世界中找不到立足点,而在深层无聊中,人在自身中也找不到立足点。”^①小说中的美国人虽然拥有看剧、购物、聚会等诸多消费娱乐方式,但除了消磨时光,却并没有找到存在的意义。正如贝克特所预示的,人很可能一生都在等待一个意义,但这个意义却永远不会出现。这也是索特思考的问题,旨在揭示人的生存困境,一个无法根除的对生活意义的求索。身处后现代语境的美国人似乎被无望地抛回到无聊的境地。可见,《光年》写出了 20 世纪后现代社会中美国人的生活,其中无聊成为普遍接受的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尽管有人也曾怀有突破无聊的希冀,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伴随无聊而生长的美国后现代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由空虚内心构筑而无所寄托的精神世界。

Approaching Boredom of Social Life in James Salter's *Light Years*

SUN X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James Salter's *Light Years* embodies postmodern American middle class marriages and family live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focusing on things of boredom that accompany their daily life dominated by entertainment and consumption. It not only voices individual attempts to survive boredom impasses, but also further looks into the immediate reasons for such boredom and emptiness of mind that are characteristic of postmodern American middle class life. In so doing, Salter tries to showcase how Americans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unsuccessfully seek to transcend boredom by way of various rampant transgressions. It is argued that *Light Years* actually offers an excellent interrogation of alienated life in search for self-fulfillment as well as significance of Being, but in vain in spite of its vivid depiction of postmodern American boredom in the seemingly prosperous days.

Key words: James Salter; *Light Years*; boredom; post-modern society; significance of Being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Svendsen, Lars.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8, p.145.